



仁针矮影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袁勇

刚立冬，细雨霏霏，夜晚多了几分寒意。朦胧的梦境中，又见那双肥大而圆润的手，他手腕轻旋，三指捻着银针，让人感到莫名安心与温暖。窗外街灯的橙色光亮，在枕边若隐若现，恍惚间，白大褂的衣角在清风里晃动，当归与熟地的药香，丝丝缕缕萦绕着我的呼吸……哎呀，父亲离开我十三个年头了，多次梦见泪无声，越发觉得他从来不曾远离，他的仁针矮影也从未淡去。

1

诊室后廊的青石地板延伸如月台。父亲不足一米五六的个头，更像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大“企鹅”。两条腿驮着超重的身体，一步步踩过地砖，仿佛走过浦口站几道铁轨，随后踮起脚尖去够顶层药柜。矮胖的身影，像极了朱自清笔下父亲攀爬月台的背影，在那时瞬间高大了起来。数十个药柜抽屉的开合声，与浦口站蒸汽机的“轰隆”声在记忆深处同频共振。明明恍若昨日，却已经年。

我不清楚父亲年轻时是否从巴山渝水远行？或是从浦口走来？或是在此地行过医采过药？我只知道，他那个结了茶垢的搪瓷茶缸，已然褪色的表面，依稀可辨20世纪50年代“乙未年于浦口”的字样。父亲抓药时，总在药包中多塞几瓣陈皮：“这是从浦口老站学来的。”刚懂事的我一脸茫然，父亲便补充道：“出远门者求药，橘皮理气以防途中呕逆。”我现在才明白“永运多给一瓣”，是医者骨子里始终装着病人。

父亲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，自幼便对草药针灸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读私塾上完小学，就跟随长寿县（今重庆市长寿区）名医大舅公学习中医。那时，父亲总在天没亮时就起身捣药，药碾子在刘家沟老宅里转动，经久不息。石槽里滚动着晒干的忍冬与连

翘，“哐当哐当”的碾子声，声声悦耳，宛若一曲难忘的苦香岁月。那些年，父亲总给我提起那段旧时光，他说，大舅公佝偻的背和他自己那身灰布长衫，经常沾满草药粉尘，像落了一层未凝的雪沫。寒来暑往，每一次坐诊都像是一次大考。“实在不易啊！”我由衷地感叹。父亲回头望我，鬓角霜色里浮起了笑意：“中医要下苦功，更要有仁爱之心，做人也是一样的。”

2

后来，父亲先在一家乡村诊所行医，再到镇上公立医院上班。我读小学时，父亲已是医院的副院长。他从医半个多世纪，在院长任上退休也没闲着。听母亲讲，他曾有多次涨工资的机会，但都让给了医院的其他同志。他总是说别人家里更困难一些，申报中医师时，他也是最后一个。

记得我高中毕业去长六中复习，准备参加那年高考，便寄宿在父亲的寝室里，同挤一张单人床。父子俩近距离相处了一个多月，那时我是多么需要安静呀，可常常被患者家属的喊叫声、敲门声惊醒。父亲一点儿都不恼，对我说：“儿呀，要理解人家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。”无论面对怎样的病人，父亲眼中都是关切与耐心，这一幕总在半夜或凌晨重现。看着父亲拖着疲惫回寝室的背影，我的心为之一颤，连忙下床拉着他的手，哽咽着说：“爸，您别太累了！”

那次，我倚门而立。凝视着发胖而略显龙钟的父亲，他衣服后背湿了一大片，弯腰的身躯好像满弓，后脖颈的肉褶子一道挨着一道，深浅不一还浸着汗水，蒲扇般的手掌握住纤细如发的银针，轻如鸿羽。

“疼吗？有些酸麻感吧？”他问得温和，手里的银针泛起微芒，轻捻穴穴半分。刹那间，病人深锁的眉头如涟

漪般扩散，悄然唤醒了沉睡的气血。“经络通了，就不疼了。”父亲轻声安慰。家属千恩万谢，说什么也要给点辛苦费，父亲坚持不收分文。此刻，他俯身的背影在吊灯光环下起伏，与“妙手回春”的匾额融为一体。我不禁想起了朱自清的经典作品《背影》，也感受到了父亲背影的伟岸。

说实话，我的大部分光阴在京城度过，与父亲聚少离多，也没有太多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父亲最后一次到车站送我，是他79岁那年。我本打算悄悄返程，毕竟父亲年事已高，就不打扰他了。但没想到，他却已早早在车站等我。列车启动那一刻，父亲神情黯然地问我：“什么时候再回来？”我还没走，父亲又盼归期。我从车窗回眸，父亲一直在原地，目光紧紧追随与不舍。他矮胖的背影，在寒风里略显单薄，很快就被远远甩在车后，隐没不见。我鼻子一酸，忍不住掩面而泣。

3

父亲最后一次施针，是在他八十八岁生日前夕。正值寒冬腊月，我偕妻小特地赶回老家为父亲祝寿。那日下午，一位年近花甲的面瘫患者，上门做治疗。父亲像往常一样，打开捂热的针囊，屏息凝神：“百会穴斜刺三分，切忌深刺。”他告诉我和学中医的二弟，这种源自新石器时代的砭石技艺，蕴含先祖的智慧，以“针到病除”的疗效诠释着中医“治未病”的哲学。

寒酥扑窗时，父亲起身送病人走出院坝。雪地上，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。父亲真的老了！我害怕有一天他会消失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

最让我泪崩的，是

与父亲的最后一面。头一天，他还与我们一起欢度春节，他满面红光，一边笑着给晚辈送红包，一边赠予“再接再厉”贺年卡，那淡淡的艾草香在客厅弥漫。不幸的事突发而至，父亲在起夜时不慎摔倒。“快救救我父亲！”我几乎要下跪哀求大夫。急救室的起搏器，不知给父亲的心脏震了多少次？他艰难地睁开双眼盯着天花板，似乎在说“多么不舍那枚陪伴一生的银针，多么不舍相亲相爱的一家人”。我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父亲，忽见几滴泪珠从他眼角缓缓滚落，那眷恋的目光中，满是牵挂与不甘。再看那满屏的心电图，一条柔丝般的波动轨迹，竟然走成了一道长长的线痕。我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任凭我们兄弟姊妹无数次的呼唤，也唤不醒父亲再次睁开慈祥的双眼……

清晨，我在雨打芭蕉声中悠悠梦醒。杳杳冥冥间，似有药碾滚出清脆、透亮的回响，我下意识地触摸那个传家针囊，尽是满掌寒冬。而父亲留给我的人生“药方”，依然温暖而深沉。我愿以余生为药引，用时光的文火去慢慢煎熬、细细品味。

黄葛树下的老家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学成

老家院坝前有两棵高大的黄葛树，树冠如伞，枝繁叶茂，蜿蜒交错在堡坎上。老家建在綦江河边，正是有了这两棵黄葛树蜿蜒交错的根，院坝堡坎才经受住了风雨洗礼，几十年固若金汤。

父亲说这棵黄葛树比他的年龄还大，我家这座老屋，是祖父倾尽财力买下来的产业。早年祖父在川黔盐马路上当背夫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四十多岁才买下这座老屋，然后娶了娇妻。

父亲在这里出生长大，娶妻成家，传承祖业。这座老屋几经修缮，至今仍然安然无恙。父亲说这是沾了黄葛树的灵气，我家几代人都过得平平安安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綦江东溪镇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写生基地，时常有学生前来写生，我家这座老屋就是他们的首选之地。他们画老屋，画茂盛的黄葛树，坐在院坝上画綦江河。有时候我爷爷还是模特儿，他坐在黄葛树下，或拿竹筒子烟杆抽叶子烟，或手摇蒲扇喝着碗茶，换着姿势让学生们画，黄葛树始终是背景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成都一位画家专程来东溪镇拜访爷爷，还带来了他的

获奖作品，画家指着画里的人说：“老人家，你看这画上的人就是你。十五年前，我到这里来写生，画你坐在黄葛树下喝茶，我还抽过你的叶子烟……”这年，爷爷已经86岁了，他端详着画，笑着说：“是黄葛树……它是有生命的。”

爷爷去世时，我还在念小学。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，爷爷和往常一样，起床后坐在黄葛树下的竹椅上喝茶，起初还边喝茶边哼川戏，等我妈喊他吃早饭时，发现爷爷已经寿终正寝了。爷爷去世后，葬在老屋后的川黔盐马古道旁。爷爷在川黔盐道旁成长，十几岁就跟着祖父在盐码头当搬运工，盐道上留下了他的足迹。爷爷去世时，虽说盐码头的热闹消失了，但盐码头的模样没有变，綦江河仍然日夜流淌，两岸的黄葛树依旧朝气蓬勃。爷爷就像黄葛树一样活在我心里。

今年清明节回东溪老家，父亲告诉我，码头边的王爷庙建成了川黔盐运文化陈列馆。父亲带着我，沿着老屋后的盐马古道来到陈列馆。陈列馆里的盐船、盐工、背夫等雕像再现了盐码头往日的情景。站在雕像前，父亲有些动容：“看到这几个雕像，我就会想起你爷爷。”

王爷庙周围有十多棵黄葛树，它们树冠紧密，像一把巨伞护佑着王爷庙。王爷庙大门正对着綦江河，当年河上帆船往来，河边码头昼夜繁忙。始建于明太祖三年的太平桥连接綦江两岸，当年河两岸就是东溪最繁华的商业街。如今，繁华的商业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老屋，但枝

繁叶茂的黄葛树仍然忠实地守护在这里。

太平桥两岸连绵几公里，生长着上万棵黄葛树，黄葛树成片、成林，枝条纷披、冠盖宽广如伞，四季常青。它们或生长在河边，或生长在石缝间，或盘亘在悬崖峭壁上，这些盘根错节的根相亲相爱，共同度过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光。

东溪镇是一个因盐运而繁荣的古镇。唐代开拓的盐道，从河边码头延伸到场镇。由江津长江江口沿綦江河运过来的盐巴，一部分在河边码头起岸后，由马帮或背夫将盐运到街上的盐商号，再从不同的盐马古道运往贵州各地。

盐运古道上，不论是水路还是陆路，沿途都有数不清的黄葛树。黄葛树茂密的地方就是客栈、餐店、商铺和马厩，黄葛树下就是马帮喂马、背夫歇脚的地方。黄葛树枝冠繁茂，组成一个个绿色通道，保护着古道上来往的行人。

黄葛树不仅生长在河边，民居的房前屋后、路边院坝等处都有它的身影，树长进建筑里，建筑靠着树干。在这里，黄葛树融入了古老的建筑，也悄然融进了居民的生活。

东溪古镇也因为有了黄葛

树而更加灵秀。镶嵌在山水之间的黄葛树，组成了一幅幅鲜活、生动、典雅的山水画，是古镇活着的人文风景。

黄葛树下的坝坝茶，一年四季茶客盈门。一张茶桌围着几个人，一人一碗茶，盖碗里的老茶散发着诱人的清香。父亲经常来这里喝茶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和几个老街坊聊聊东溪的过往。

每次回东溪古镇，我都要来这里泡一杯茶，体验一场世俗之外的安静，感受一段茶文化的温暖。这是时光的馈赠，也是黄葛树下永不褪色的风景。

